

# 昨夜夢魂中

梁 黎 劍 虹

編者按：本文為名女作家——梁黎劍虹女士紀念夫婿故總統府國策顧問梁寒操先生逝世七週年而作，至情至文感人至深，值得細讀。

## 西湖柳色依稀夢中

昨夜夢魂中——恍惚我倆仍住在蜜月時西湖的西泠飯店裏。

夕陽初下，你我攜手緩步走在柳堤上，西湖邊清翠的楊柳婀娜多姿地隨風飄蕩着，令人心醉。初秋的黄昏，湖上舟子歌聲，蕩漾在波光深處，從天上垂下一幅金碧輝煌的簾幕，直至湖面，幕後朦朧可見翠綠的山，紅牆一角的山寺，山寺鐘聲隱約可聞，湖畔一朵朵黃菊花，鳥兒成羣地盤旋在湖上天空，湖心升起了彩虹，你在念着，祇羨鴛鴦不羨仙」的詩句。忽然一陣風吹來「將我吹醒，睜眼四看，房中祇剩我一人，你已不知何處去了，心中一陣哀痛，不禁淚滿衣袂，正是午夜時刻，索性起來，坐在書棹前，細細回想您和我生前種種哀和樂。

由甜蜜歡愉的夢中驚醒，更易千萬種往事襲

上心頭，幾十年同衾共枕，同受苦難，也同享歡樂，在深夜萬籟俱寂中一幕一幕地影在眼前，想到我們在一起幾十年，經過抗戰、戡亂、遷徙流離等往事很多，但其中最使我難忘和深覺哀痛的是抗戰初期的一段慘痛的悲劇。

## 淞滬戰役照顧傷兵

回憶到抗戰初期，京滬之戰開始，日本就從上海黃浦灘上的軍艦開砲轟擊上海中國地界，大概是十九路軍蔡廷鍇和張發奎將軍的軍隊是那樣堅決奮勇地抗戰，因為日本是在海上軍艦上發砲轟打陸地上我國軍隊，致使我們英勇的壯士們還未見到敵人就早已傷亡慘重了，這事就够使我十分悲痛，然而哀痛是一件事，軍隊傷亡又是一件事。南京下關火車站，傷兵如潮湧般運到，南京各醫院已經滿到插足不下了，我不幸當時正患着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症，早就睡在床上起不來，可是因為我是最先慰勞軍隊和傷兵的一員，因此車站上一遇到傷兵抵站，就立即通知我，我每接到電話就立刻下床帶同各位人員到車站先做點招呼茶水及其他撫慰工作，然後由我一人再單獨赴

各主管機構負責人員和醫院，籲請他們從速作種種緊急措施和處理！但不久各醫院不管是廳房抑或走廊及各處通道均無法插入了，我真急得無法可施，最後無可奈何中，我想到在抗戰前不久我和朱慶瀾將軍（這老先生非常熱心也會做過廣東省省長的），和政府不記得是那一部份的主管組織了一個中醫協會，我就提議我們中醫也來個緊急措施辦一個救護醫院，什麼地點我現在想不起來，其他如各種措施、伙食、用具、醫藥等等，我簡直如醉如狂地弄不清楚，反正我祇記得四週全是傷兵，哀號之聲四起，不絕於耳，我平生是最怕見血和那些潰爛的傷口，可是那時我簡直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了，其慘狀是我一生不能忘也不會忘記的。不止此也，慘的事還在後呢。

## 驚聞消息西遷重慶

有一天我疲累不堪地回到家裏，寒！你見到我拖着那樣疲乏的身子時，你那憐愛無奈的表情，你總是立刻扶着我說：當心點你自己的身體，你的胃會受不了太多太大的折磨的，來飲下這杯熱牛奶，食塊烤麵包，躺下睡一下再說其他好嗎

？等你休息好了，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訴你呢。我實在太疲倦了，我的胃也在痛着，我終於在身心都痛苦到麻木地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醒來就記着你還要告訴我一件重要的事，我趕快推着你說：「你不是要告訴我一件重要的事嗎？說罷！你爲難地想了一下說：等我們吃過早餐再說，好嗎？好，那就趕快下樓吃早餐，早餐完了我仍催着你快說，你很慎重地看着我說孫科院長決定了明天一早你和我一起和他乘車先到蕪湖，在蕪湖等漢口飛機來接我們去漢口，因爲政府爲了長期抗戰保持實力起見，必先要遷都到四川重慶。我聽到這驚人消息，嚇到口呆目瞪了一兩分鐘，然後驚叫着說，那麼多的傷兵怎辦？我要去看看他們，就衝下樓走到院子裏叫司機我要出去，你也急急追在我後拉着我說：你這樣早要到那裏？「要去看看傷兵。」我說了就踏入汽車開走了。

### 最後一次巡視傷患

到各地傷兵所在處巡視了一週，每到一處我先總盡力忍着淚水不讓流出來，可是看着那許多可憐的傷兵們，忍不住陣陣的哀痛，淚還是如雨下，那些傷兵不禁問我：有什麼事這樣傷心，我祇有說：沿路來看到那樣多的受傷同胞，在受苦受難，而却因爲倉促抗戰，萬事都準備不及，以至使你們多受痛苦，我心中實在比你們更難過更痛苦，怎能叫我不痛哭流淚呢。那天我直至天全黑了，也不知是幾點才拖着快崩潰了的身體回家，司機習慣地在將抵家門前就按喇叭的，等大門開了你已站在院內等着我，等我一到你就趕緊

開了車門扶着我下車，我一踏出車門，不管有幾個佣人，就伏在你身上痛哭起來，你那樣難過地拍着我說：「不要太難過，這是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爭，全國人民都得忍受着苦難，你得顧着點你自己的身體，傷兵們政府一定會有主管人照顧的，你現在先去去洗洗手，飲杯熱水，我已囑佣人預備好粥給你吃了，你已盡了你該盡的責任了，現在抗戰才開始，我們大家以及全國人民都該保養自己的實力來長期抗戰，現在你需要上樓好好地睡一覺！乖！聽話！」第二天早上就隻身地離開我那可愛的推仔樓了，我雖然十分地爲傷兵們，爲全國受苦難的人民們，爲自己要離開可留戀的南京和甜蜜的家難過，可是我有你在身傍，我不沮喪，而且存滿了希望，我們一定會戰勝日本的。不過這却是你我一生中最高痛的永難忘記的一段了。在你逝世後每次回想起來，你那種對我的關愛之情，真使我痛不欲生。

尤其是在你逝世七週年的前夕我回憶起來，更是國仇家恨齊集上心頭。

### 與七字結了不解緣

時光是不管人們的哀樂，它同樣是如飛般流逝，轉眼就是你逝世七週年。你生前與七字有緣，你總喜歡告訴朋友們你自結婚後所居住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七號，戰前南京住的是寧夏路七號。抗戰遷都至重慶是重慶市上清寺養花溪七號。空襲將房子炸毀了，朋友讓我們金城別墅也是七號，復原回南京，佔住了我們「推仔樓」八年的八號，復原回南京，當然仍是七號，在南京的座車也是七號，政府播遷來臺，輾轉仍是住到青田街七號，電話也是帶了三個七——七七二七甚至你逝世時也居然是七十七歲。由於你生時帶着那樣多七，那麼，今年是七週年，起先我總想來個什麼儀式來紀念一下與你有緣的七字，可是我又想到你在世時就不喜歡以你自己的事驚動朋友們，你也好像說過孔老夫子也認爲在人死後才用隆重的儀式來紀念，還不如在心中尊敬和懷念來得更有意義，由此，我想到以你生前的大公無私，捨己爲人的精神，和你那寬容厚度的態度待人，無疑地我相信你一定仍然活在人們大眾的心中。所以我決定不勞師動衆而祇由我將自己思念的悽涼，稟告於你在天之靈，寒！親愛的，求你魂兮歸來！常陪伴着我！（選自時代文摘）

## 中外文 庫之四 還俗記

鈕先銘著

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內容精彩，百讀不厭，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